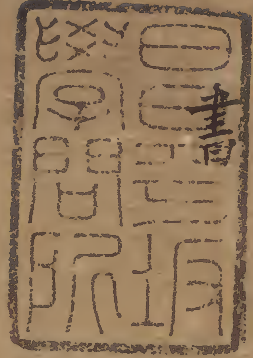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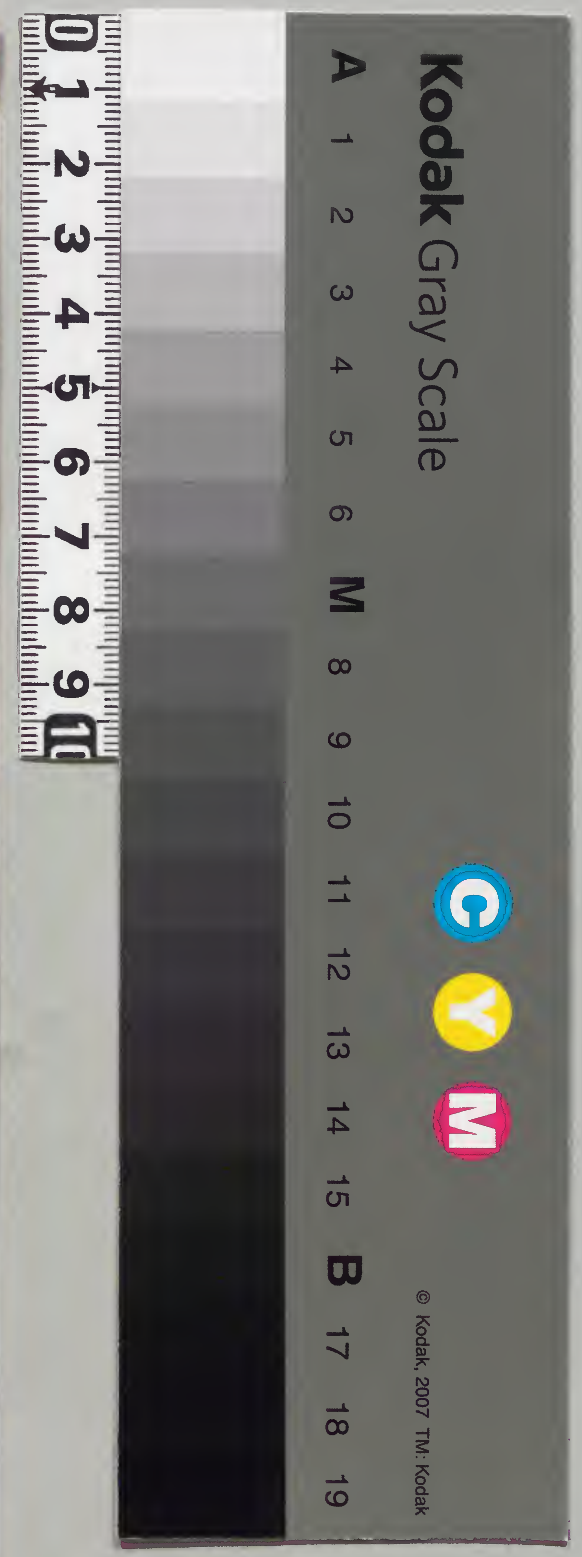


許敬和堂集

三



庫文閣内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0530
冊數	8(2)
函號	317 100



敬和堂集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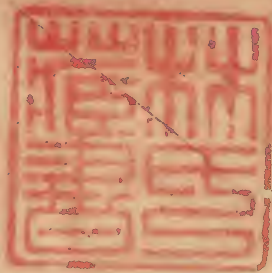
德清許孚遠著

書

淺草文庫

謝益殿下啓

伏念不佞孚遠海濱陋儒竊祿建武因得納履于
 大王之庭接神明之懿胄而瞻睿哲之輝光此生遭
 逢已為甚幸其又蒙 殿下慈仁慇勤以貴下賤恩
 禮隆施不一而足且也亮其小過矜其不能覆載包
 涵終始成就則古賢王之高風也孚遠無慮得此於
 殿下三年在郡感激既深一旦遠離懷戀殊切自



海禾堂集 書卷之一
揣迂愚不知何以爲報洪惟 殿下道隆德厚學富
才高非一善所能名狀至於溫恭禮下克勤小物周
旋縝密無有滲漏缺略之處雖當世賢士大夫無以
過之竊觀 殿下應接稍煩而施予太博上勞精神
下損財用恐力或有所不給區區之私願乞 殿下
重自節愛以培國脉於無窮其郡中士民與府中官
校俱在 殿下涵畜之中原爲一體無所分別而內
外親疎勢分少異是非情僞不易辨察非至公無我
達觀無蔽則藩籬易分愛憎滋起偶一事之違拂致

國是之混淆此其關係於 王德不小不佞孚遠嘗
以直道開陳又委曲調停於上下之際卒荷聰聽俯
納芻蕘人心悅服而今而後願 殿下深思遐矚以
人情爲田孚化一方永爲 國家藩屏其不佞千百
世亦藉有光焉不勝祈仰懇切之至

爲李見羅上當塗諸老書

應天府府丞許孚遠謹按今奉

旨拏問原任金騰兵備按察使李材被巡按御史蘇
郁劾奏欺罔罪狀事情虛實遠在萬里職之迂昧何

敢輕置喙其間顧材為人職所素知立心制行匪習
僞邪蒞官行政夙有風采職嘗與同時備兵嶺海見
其於軍旅之事似有專長適會地方寇盜充斥指揮
將吏防禦截殺頗中機宜甚則身履行陣之間如監
督總兵張元勳追勦倭奴于雷州三次戰捷斬馘獻
俘多材調度所致此職所目擊故當時一方倚以爲
重 廟論推以爲能而獨其氣格昂藏作用迂闊不
獲於上勇退投閒棲遲十載臺省交薦復蒙
聖明召用以是有金騰之役然而人卽其人官卽其

官也一旦狼狽失據敢行欺罔如御史所云何爲者
哉凡邊塞之臣掩罪冒功往往而有然不宜出於忠
信之士至于殺略平人詐爲夷俘戮割死屍以當斬
馘此忍心害理之極豺狼之爲也材之平生似不應
狂悖至此藉令有之必將領巧飾以欺材而材誤信
以報撫臣撫臣因以奏聞 闕下者也春秋之法責
備賢者則材之罪誠所不能辭然而律有知情與不
知情如此詐罔之極材萬萬無知情之理又聞滇南
一二薦紳公論謂蠻莫逆西二酋之攻緬夷其調度

策應實出於材以夷攻夷頗得勝算今御史以其掠冒首功併削而不錄夫有臣於此能宣昭

聖德制禦遠夷卽功不盡核略而存之以示激勸未爲不可乃重持文法蔽罪邊臣且歸功夷黨其於大體謂何職觀御史彈章之詞尤多軒輊在遊擊劉天俸以爲武弁也而稍寬之在同知宋儒等以爲屬官也而又恕之在撫臣劉世曾以爲事出不料也而特原之獨劾材欺罔不遺餘力則亦過矣御史素不聞有私憾於材大都材以虛名取忌時俗而又疎於世

故每爲僚友屬吏之所不滿或以是流謗御史御史遂深惡之耶抑別有說耶今

主上以御史言欲覈諸臣功罪之實逮而訊之於法至當竊亦聞之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盛世事也若材之罪與功似皆有可疑者其在今日
熙朝隆盛不讓唐虞

聖度寬容同符堯舜固知賞罰輕重自有權衡所以處材與諸臣者必不失其道第材本弱質兼際衰年千里拘囚法庭拷訊儻淹禁囹圄遷延歲月卒就殞

敬和堂集
言卷之
滅情極可憐卽材一人不足深惜而使邊臣解體志
士興悲恐非 朝廷所以鼓舞人材托寄邊閫之意
恭遇大賢在位以道事
君進退予奪參酌謨謀無施不當此事關係亦或匪
細伏願垂神御史以執法爲能縱苛求而不爲刻宰
輔以調贊爲事雖曲全而不爲私回天之力伏仗慈
仁用拔孤危以存 國體此固職爲材平生知己哀
鳴之私而亦遠近士大夫同然之仰也職臨書不勝
冒昧懇惻之至

奉政府諸老啓

謹啓歲值大歉江以南北數千里之地靡不害饑春
來多雨入夏復旱二麥鮮獲秋禾未栽人情洶洶無
所待命至於流離載道餓殍相枕所至而是其狀有
不忍言者今本府具 題乞請於
上實非得已買糧救荒兼修水利借銀公帑刻期而
償此似有益於民無病於國若舊京重地米價日湧
非出倉糧數萬無以爲平糴之策而買糧一石輸銀
五錢他日給軍又爲兩便此事理甚明伏乞閣下特

為主持促司計者題覆施行庶幾可解燃眉之急南
京倉糧見積可三百萬石兩項可糴十餘萬此中計
部皆以爲可似不煩於查議若查議往返或別持沮
格將使職等徒切憂惶坐視民之死亡而已爲此具
啓懇瀆臺端乎遠臨緘不勝瞻仰之至

啓殷石汀軍門

伏念職以駑騫之材荷蒙仁臺知遇之厚其爲感激
莫罄名言屬者倭奴入犯嶺西以及海之南北乘以
海寇縱橫攻城破邑蓋是百年以來所未有之患非

賴仁臺在上命將出師風行雷動及委任各道假以
便宜從事則其禍患幾至於不可爲由此觀之是仁
臺大有造於地方而覆被乎我也當倭寇入犯雷州
先後兩月職以永安丹堯之賊關隘阻梗且防其西
犯不敢東行大征之事悉以聽之嶺西道李僉憲調
度當是時蒙仁臺察之以爲同心共濟不以職爲避
事也海北旣陷錦囊海南再破文昌樂會縣治失事
之罰如 廟堂所議其亦何辭仁臺乃曲爲之庇謂
其變出於不虞也已而倭奴千數悉就誅夷海寇之

撫者勦者略有次第數郡之內暫覺晏然此皆仁臺
運籌帷幄動中機宜之所致然且歸功于下如職之
無狀亦得列而叙之其不忍沒人之勞又有如此也
職今蒙恩移官閩中仰賴仁臺培植之德實出望外
顧自以爲履任以來閱歲之半與盜賊相爲終始無
有絲毫補濟於地方水陸兵防方爲整飭而未就緒
殊非所以仰體仁臺經略之盛心此身雖行此心猶
有所不能忘於左右也竊惟廣東事勢積習已久受
患方深此賈生所謂方病大瘡又苦跌盪者非有良

醫痛下鍼砭則不可治顧其間脉理猶有緩急治法
當有標本操縱運用之妙願惟仁臺更留神焉章程
所載官兵糧餉與各將領分布信地大略已盡然而
外郡事體尚多支離將領在外亦多掣肘不能如意
職以爲精兵勁卒須集於軍門之麾下屬以一二將
官使總兵衙門專督其事以課責而訓練之雖舟師
亦然然後有事調遣可稽實効且夫募兵之說至今
紛紛不一其故何也蓋征剿倭賊利用浙兵水戰利
用福兵此皆慣習歷有明驗然遠徵客兵但可聚集

於省會嚴重之地不可投置於曠遠枯寂之鄉理勢自然不可易也一省之勢如人一身元氣中實則四肢血脈亦自貫通不然將有首尾不救之患矣山賊之患控禦則易而廓清為難海賊之患控禦則難而廓清為易曩者略已言之使今整頓舟師氣力完備先其小者後其大者先其叛者後其招者不過一二年之間海氛可清矣海氛既清則廣東宜別是一景象也仁臺望重朝端功茂當世知不能久滯於此然建此長策以貽嶺海無窮之安者非仁臺為之而誰

為之也頃聞剿倭功賞查覈太嚴從征士卒或頗有鞅望之意宜稍寬之且亟資與以慰羣情是亦鼓舞激勸之大機括也職臨行辭於仁臺過承溫語慰諭丁寧雖國士之遇無以復加感鑄肝臆此生愧不能報是以區區之私亦不敢隱伏惟鑒察前度梅關益遠光霽無任依依謹具稟差吏候謝臺端職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簡陳見菴憲副

海南借重高賢地方至幸乎遠頃渡海居珠崖城者

兩月見其風氣文物甚似中州顧在海外便覺荒遠
難於經略而寇盜之患近益縱橫未有制禦之長策
此所以不能無煩於明公也水陸兵防此當今之急
務或者以爲只宜陸兵而無賴於水兵者是又因刑
廢履之論在明公運籌當自得之矣已度梅關便間
肅此申候餘具別啓統惟照登不宣

李酋招撫一節曩者事機不得不然近見按院駁查
監軍此論大段義理法度非所以論當時事機也但
此事差後實難生曩與茂酋等爲約及嘗面諭者可

謂懇至而詳盡矣此輩若能從此解散黨與釋去兵
戈復爲良民善姓便是地方永久之福若其黨與雖
未卽散而能遵奉約束不致縱恣侵擾吾民取怒於
官府則亦將有數年之安若其擁衆自恃占據一方
憑陵官府無所忌憚則不過期月之間兵戈又將復
動矣至吾所以待之者其機亦復如是責之太嚴防
之太過輕動其疑畏之情而無以安之是不旋踵之
計也申明約束處置得宜使之有所畏懷而不敢動
是數年之安也開誠納款推心置其腹中假以歲月

之功化誨而消磨之使之化兇為良變惡從善是永
久之利莫大之功也明公其有以審此矣以公之愷
悌軒豁洞燭物情其有以胥此輩而化之無難矣海
洋劇寇一旦就招遂能安久其於地方省事實多幸
公留意至於整刷兵防操練軍士以觀變而動自是
內治之所當修不論此曾之去就也何如何如區區
之私竊有所不能忘者故不揣愚昧而輒言之惟高
明原亮萬萬

簡趙寧字僉憲

鳳凰城一奉教言少慰懸企惜匆匆不盡耳嶺海窮
徼百務難於振飭加以踈拙其又速去將若之何高
賢蒞止大展經略自當改觀因以蓋愆補過實同心
之幸也地方事狀曩者粗舉以聞運用之妙悉在老
丈胸中矣尚有贅語具別紙呈覽惟左右賜擇焉○
一軍門章程頒布已久廉州水陸兵防至今尚未成
章此宜汲汲為之一面募兵一面請餉分督水陸二
路以備不虞不容一日遲緩也○一烏兔寨水兵未
足須選募福廣之兵兼以海邊蜚兵充之蜚人慣會

偷珠收之爲兵亦可潛制其姦此已試之驗也然此輩多不願宜善誘之而來蠻兵募得其人加以約束操練可當福廣之兵且是土著不易從賊爲亂故可用也○一廉州陸兵一營向所謂欲以狼土兵參之者也狼兵全不知約束兵器不善用長土兵全不諳武藝此須責令參戎把總等官以歲月工夫著實操練之而後可其在雷州土兵亦然兵不練習與無兵同今日要務莫急於此○一陸路名色把總難得其人雷州已用指揮梁國賓廉州亦宜擇一指揮或千

戶一員用之可也世襲武弁利害切身其與遠方浪遊之士亦稍異矣○一雷廉營兵竝宜分作三哨爲便蓋所屬州縣俱三內外輕重之勢大略相當分而爲三合而爲一自於緩急有用其管哨官亦可三員而足也○一雷州營兵如分哨海安則海安堡之軍可掣如分哨遂溪則遂溪堡之軍可掣如分哨橫山則橫山堡之軍可掣遂溪橫山不在此則在彼哨守之兵不可無亦不可兼也若靈山原有陸兵二百名又近加營兵一哨其廉州永安戍守之軍斷然可掣

矣○一廉州原無水寨只是備倭指揮一員帶管珠池今既有水寨把總則備倭自是虛名若哨守珠池須是擇人而使不得憑軍政推選也○一烏兔寨把總本道近議專任永安對達寨地方此地可泊兵船又便於往來出入使其控制險要以禦大盜防護廉州珠池至於東西哨守珠池自是委官專責不干預把總之事把總亦不得牽制委官及擅出兵船到於珠池巡哨則彼此相制而姦弊自息矣○一兩府原改民壯陸兵宜與新募營兵一併歸營操練但不可

混而為一致難稽查○一水陸各兵每有事故更革曠役常多然多匿而不報或報則登記循環又作正項支銷近見嶺西查覈頗嚴悉令專報本道以備操練官兵制辦器具一切緩急之用此亦事體之所宜行也○一曩者倭寇臨城全取兩水寨大小銃具為用此不得已而偶一行之今宜及時預置守城銃具兼備火藥此最緊急之務千萬畱神

啓王竹溪撫臺

伏蒙本院札諭至再至三勉之以忠孝期之以陞遷

推心置腹靡所不至職非草木安得無知顧重違大人長者盛心而偏物固執悻悻求去似天地間一恠人也當此

聖明之朝叨居清秩見知于上官取信于僚友何所不得而必以去爲志且不能數月之淹哉抑所以爲此者可以兩言而決一者爲親迫于至情一者自度裁以大義老父年旣高矣頻歲病痰而濱于危殆者屢矣此其勢恐不可以久延得蚤歸一日卽爲一日之幸然職自去春到今憂念徬徨浹歲於此亦誠希

冀遷轉便道還家而竟不得今何可復冀也曩不幸先慈捐背職亦先期告病而歸相隔四日不及永訣竟抱終天之痛今又何忍濡滯于外戀此一官耶自古稱忠孝不能兩全設或任大責重不可推諉而審已量力知其克戡則致身從之雖以死勤事亦所不辭也若乃督學之官不患于無人而職以中年病軀方困憊于考校之役復強之則不能久曠之則不可見幾而作以讓能者庶幾可以少逭其罪戾職籌之已熟矣故爲至情所迫旣欲亟于圖歸而以大義自

裁又不可以不去舍此寧復計其他乎方今 廟堂
務崇惇大往往體恤臣子之私疾病則乞假遷葬則
乞假省親則乞假未嘗不蒙

恩俞允外官不得自便惟有休致一著此而不許則
無路可以苟全似非盛世所宜亦或非仁人所忍也
幸臺下矜之察之臺下一賜主張慨然題奏則按臺
相繼而行亦無難矣爲此肅稟具謝兼以申懇伏乞
台慈照鑒施行職無任激切惶悚之至

簡李漸菴少宰

辱諭時事云云外吏本不當預聞顧於我翁竊在生
平知己之列大賢入朝海內瞻仰故前書輒效其區
區方今

主聖臣良君子道長太平氣象如在目中然 朝廷
政權未必盡出於一向者大臣與臺省相攻擊而未
平是非之際衆論囂囂莫知所定頃見周二魯一疏
竝大臣臺省與中貴而彈之可謂明目張膽言人所
不敢言但其中事機亦甚難處大抵今日中貴之勢
漸以昌熾而在朝縉紳士大夫不免君子小人雜乎

其間宮府內外相爲煽構自非二三元老真有格君之學知人之明一段精誠從中默爲主持料理則治忽之機尚未可見翁高明以爲何如哉陸臺老出處翁爲國家愛惜老成欲留之誠是但大臣數被論劾上未必見知於

天子下未能盡信於庶僚不亟引身而退非義也以周公元聖之德居攝之權叔父之親一被流言則避居東都以待况其下者乎古之聖賢必欲知語知默知存知亡合則留不合則去斷乎其不可苟也起廢

拔淹此當今美意然或採虛名而不察實行且用之不當其才將來恐反爲君子之累兼銓衡者似不可以不加察焉乎遠渴欲一面台慈吐其衷耿第形迹有所不便不勝悒悒諸惟爲國爲道力崇令德以答天下以慰同心之仰不宣

簡陸五臺先生

敝同年李見羅事承我翁慈仁憐憫向自留京遺書中朝諸老曲爲救解至再至三此乎遠所目擊而心感爲李氏祖孫爲天下士類瞻仰無窮者也頃翁晉

大司寇以來遠近同心之朋莫不延頸跂足而望翁
鼎力挽回

聖意以速解此獄然竊見去歲夏秋之間臺省連章
上聞不省秋審復奉

旨查問意尚嚴切翁於此時初入法臺初見

主上固難卒有轉移大臣納約須值機緣仁者救人
必得方便當局與旁觀殊勢實用與議論殊科乎遠
固有以深諒我翁之心矣抑李兄繫獄於今三年功
有可錄罪不至死朝野公論曉然明白

主上寬仁明聖本無成心一時震怒旋就平釋遙聞
滇中罪帥厚結內援屢為中沮之計以故外廷疏議
輒格而不行此不知果然與否然法司有翁政府有
申王二老共相與維持調護潛轉默移其間則羣小
之謀亦將可奪顧早晚視機會何如耳或罪李兄平
生自處高亢鄖陽軍變本失迂疎滇南夷功原過張
大近在縲紲之中不聞其痛自抑損以為不善處禍
患而重訾之夫李兄招謗於下取怒於
上惡得無由然鄖陽失之於初而猶善其後不然則

變不止此滇南奏報雖過而實有其功近有貢夷之言可徵功過自可相準若其耿耿自負不能爲乞憐哀籲之狀其天性然也生負豪傑之資仕有偉特之節一旦而蒙不測之禍其心誠有所不自甘仁人君子固宜憐而亮之矣孚遠知我翁心量迥絕常人我翁妙用非尋常思慮所及上爲

天子廣仁恩下爲邊臣作忠勇中爲海內同心之士救一善類非翁之望而誰望與昔人有云萬代瞻仰在此一舉今日區區之私亦云伏願畱神熟思審處

蚤爲救度孚遠臨書無任激切不宣

又

伏自我翁晉位冢卿而來不孝孚遠廬處山林不敢輕以書賀近鏡宇文遺書謂吾輩宜效芹曝共贊盛美孚遠亦自念平生受翁深知不當嫌避形迹輒因鳳窠水部北上一布其區區焉竊惟

聖天子簡任我翁出於精神默相孚感有人情賢於夢卜之意誠千載所難臺中諸君素忌於翁譁然攻擊殊非事體然卒賴

主上之明終始不搖以定國是而息羣疑此尤有天
意存焉非人之所能爲也伏讀我翁屢疏自陳安詳
勁正深得大臣之體而其所進用轉遷悉協輿論又
見部中條奏計吏款目如絕餽遺舉清吏詞意凜凜
曉然示天下以回心嚮道之塗翁所以上報

天子下答蒼生之望者已略見其梗槩矣夫生民之
休戚在吏治吏治之綱紀在 朝廷任其責者惟政
府與秉銓掌院二三大臣也源潔則流清木端則末
正上行下效捷於影響非今日羣公在位孰與望焉

太苛則難乎其爲才太寬則難乎其爲法 國家有
體統天下有公議進退予奪之際叅以毫髮已私瞻
顧阿容之意卽人心便有不服喜怒不欲其易形言
語不欲其輕洩深情厚貌高談闊論之夫不欲其輕
信惟翁熟察而慎行之當權者招怨秉公者絕私毀
譽由人得失有命此古今常事賢者所不寘於懷惟
欲盡其在我真不疚於平生之志且如趙中丞之起
司寇徐性善之從未減兩者舉動本爲光明磊落雖
衆口交詆何傷哉幸翁矢竭此心執德不回以盡所

爲報

主而庇民之道乎遠所與鏡宇丈同心共贊盛美者亦僅知有此其他不敢與知也惟賜原亮採擇臨書無任惓惓

答曾見臺司空

乎遠迂拙鹵戇平生知己屈指不可多得其迹踈而情厚別久而念深者惟明公一人而已廟堂公議會薦賢才廼以衰朽儒生謬廁其列固知吹噓推轂必自諸公今傳聞果然也嗟嗟才非管子何以酬鮑叔

之知學非伊川何以副溫公之薦謏薄無能終負所舉其奈之何翁位司空久獲

聖眷願精白一心以收儒者匡濟之効正人日進世道清寧卽山林之人死無所恨矣向爲李見羅上書伸救此朋友之義無足言但繫獄三年未蒙恩宥翁於此苦心必多更祈謀於諸老乘機構會感悟

上意一旦獲解網之恩則非特李氏之幸實江右縉紳之幸天下士大夫之幸也閔君差便肅此復謝併布私衷臨書無任瞻仰

簡王松逕別駕

瀕行匆遽不得與公一晤而別追念數月之意恍如
夢寐自覺惘然鼓棹錢塘逆流而上兩崖之間峯巒
攢簇虎躍龍翔窮視無際水自會江迤邐而西漸以
湍急而清沙石纍然碧光澄映一葦中流又別是一
天境界也乃知乾坤廣大無垠其間盤結發生趣態
萬狀吾不知其所窮要在賢哲之士達得此理會心
忘形故能觸處無礙如子陵桐江一釣悠然清絕足
蘊千古江山之奇古今人足以語此者恐不易得也

嗟夫茫茫宇宙有此藐然之躬倏忽去來祇與野鳥
飄塵何異昔人所謂不可磨滅之理其竟安在耶兀
坐孤舟靜思及此耿耿不寐願與同心共努力焉明
公出處屢以見教所見既已確然鄙意吾儕不難脫
略而難寧耐此亦眼前動忍一段工夫也南去迢遙
不勝睇戀

答吳川樓太守

頃在雷陽浹旬寤言亦塵世奇逢也承公過存形迹
禮恭而心下非鄙人之所敢當然竊觀意氣之微默

然契洽而絕無查滓存乎其間則雖古人之所謂相
知宜不是過不識僕亦何從遂得此於公也陳巡檢
至展誦華札益感雅懷讀放龜詩情深而旨遠有冷
然自蛻於泥濁之志其曰感彼賢哲資邁此形骸累
可謂一言以蔽之雖然物雖靈受形而拘人爲萬物
之靈受形而完物之困也困於人其幸而免也由於
人人則不然其困自困其亨自亨是以不可得而論
於形骸之外也且夫六尺之軀形質已定其累無窮
天地之內何往而可以自得苟無往而可以自得則

吾亦何往而有所不自得也故曰吾非斯人之徒與
而誰與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由是觀之君子所以
安身立命之道可得而推矣抑又聞之尺蠖之屈以
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古之聖賢君子必經困
苦憂患之後而始亨蓋以剝盡形骸之累獨全乎性
命之真也若是則人之所邁有不幸者固有大幸存
焉孟子所謂天意者也其可忽歟公試以此叅之其
有發於龜詩之旨否也海會撫勅兩未成功事勢固
然抑此心尚不能以無憾今且再往圖之以吾之誠

感彼之窮或有悔悟而來歸亦未可知也不然則兵
船漸集可與一戰高明策之以爲何如

簡李及泉兵憲

門下觀察東吳猶敝郡比隣也舊澤旣深餘風尚暨
士民私幸殆不容言監司之與郡伯事權稍殊其爲
地方赤子所怙冒同也門下自西徂東亦旣數月矣
以其治此者而治彼不識煩簡難易何如哉當世通
患在于風俗頹敝而不可爲顧積習已久不可驟變
正人在上率之以誠信而制之以禮法自有不動聲

色潛消默奪之機卽不得已犯手作事亦貴慎始慮
終使在我無一毫偏黨之處而於人有死而不怨之
情然後此心無復遺憾高明以爲何如也乎遠辱門
下知己不在世俗形骸之外故敢謬進其說彼中督
糧道近已裁革門下之務更爲叢委願益完養精神
潔清志慮日乾夕惕務得其領要而持之古謂不遇
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今之吳會人心風俗卽謂之
盤錯之地可也幸門下重留神焉乎遠棲遲郎署碌
碌如昨而一念退脩泊然自守終不敢有負明教羽

便勒此布候并申謝悃語多慙直伏惟照原

答陳應虹中丞

漢城丈南還齋至翰教拜鼎賦之辱蓋念不肖弟猶及侍養老親而捐俸遺之不知先君前冬見背且幾祥期矣覩物興懷豈勝哀感恭惟老丈近膺新命開府粵西經濟弘猷當略展其梗槩嘗見百粵之間大征小剿斬馘無數此不免有傷天地之和惟仁人在上無急功名舉動自慎王文中云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其可謂後世藥石矣弟迂疎如昨邇益衰遲

服闋後倘補一官勢須強出然無能有裨于世用也敬勒短啓附漢城丈復謝不盡瞻馳統惟亮啓

答茅鹿門先生

孚遠此行渴欲一走別門下竟冗迫不能及鄙衷缺然辱翁存注之厚贈以佳詠遺以羣書惠以珍幣又煩仲公侍御遠送我于河梁三十餘年道誼交情終始如一自慚謏陋何可當也翁年八十而上矣而神尚王氣尚豪詩歌翰墨飄灑淋漓與壯彊未異此可謂神仙中人喜慰殊劇然而嗇精養神致虛守靜此

奇和堂集 書卷之五 三
古長生要訣翁亦樂道之乎壽不嫌於過高道不妨
於晚悟區區芹曝之忱竊有此獻幸翁擇焉別諭爲
仲公云云所謂物不得其平則鳴人情固爾抑昌黎
子有云儒者於患難之來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
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
之於海冰之於夏日翁學昌黎者也其自視於此何
如哉天下事業無窮仲公才敏深沉所志端不在小
得乎猶是失乎猶是譽乎猶是毀乎猶是方爲真實
豪傑可以任重道遠而猶不免常情待之耶翁不能

忘言者若仲公不能忘情此其反有累於仲公不細
乎遠故饒舌言之非爲某公解嘲也聞仲公方與黃
貞父孝廉講易易首乾卦始潛龍其曰遯世無悶不
見是而無悶樂行憂違確乎不拔乃所以爲潛龍之
德古之聖人必有是深潛之德爲之根基故能見能
惕能躍能飛能悔無所之而不可今學者從名利起
念輕爲世情搖奪其根基淺薄甚矣雖講易猶無講
也翁試對仲公及黃孝廉商之以爲何如舟中草此
申謝併布惓惓伏惟照亮

答劉芝陽撫臺

承翰教領悉鹽臺方巡歷敝郡固知台駕由茗溪未便也當今事勢中外俱難江南尤稱繁劇重地老公祖此行願慎爲之數十年來惟海剛風先生簡約威嚴風采凜然可畏而又失於太過未盡人情於此剛柔兼濟處置咸宜非有道仁人不能及是習俗之淫靡人心之偷薄庶吏之貪玩豪黠之侵欺緩而縱之不可急而治之不可幸門下畱神焉江南自倭警後議處海防銀十五萬兩海剛老奏俱裁革而部覆尚

存伍萬後撫臺復請增十萬此銀原非正額兵餉其間那移侵沒弊竇多端孚遠在應天時常移書周志老乞查處而未竟門下從容細爲酌議裁省何如兵道江憲副心行磊落真可倚以共濟之人守令中更得賢者數輩相與戮力則事無難處矣恃門下知厚輒因便布此以當面談伏惟涵照不盡耿耿

答吳平山太守

老丈治郡之政感動人心神速如此欣幸不可言讀尊著康莊集見丈山居興致超出塵囂所以發爲政

事之本潯陽八景若鎖江樓便商河浮橋龍板長隄
古塔新街南浦諸所興建竝一方永利也鄙意此集
乃守潯陽政紀不當以八景名篇集中去圖與詩更
妙河防議五塘議俱有確見似鑿鑿可行海口議主
濬下流以殺河淮二水之害尤於利病極切顧詢諸
輿論率謂海口實難施功此殆未可以嘗試而漫爲
之者丈已遣視形便儻得其說更須親履其地與熟
諳水勢之人仔細籌度酌計終始果有可濬之具與
有堪用之人而丈又獨能任斯役卽特疏奏聞力排

羣議爲 國家建無前之功未爲不可幸慎重圖之
徐淮揚之間水患極矣疏濬之議不出於此則出於
彼 陵寢運道數郡生靈關涉匪細爲人臣者目擊
時艱竝不得以秦越相視而况丈有地方責任若痼
瘵在身者乎但慮事欲詳羣情欲協吾發之吾能收
之然後可以有辭於天下願熟計之使還草此布聞
統惟亮察

簡寸寧宇別駕

頃於安定祠中一時晤對遂承公祖傾心相信屈節

鄙人此數十年前南元善太守施於王文成先生者也。謏薄之才不敢當文成萬一而虛下之度實可與南公比肩。既增慚歎尤深慶藉公祖天性明朗丰神磊落長興署篆曾不逾時而士民頌德如出一口。此知政事之優也。今敝邑又借重軒車矣。修己治人原非兩事爲。上爲下只此精神願益留意鄙人論學大端已得面證詳具在原學諸篇。真性在人無不具足。祇爲血氣所乘物欲所蔽。千古聖賢總在去欲存理。更無別法。但工夫無窮不可容易放過耳。高明信

得已及幸黽勉圖之。生詰晨卽長發頗畏多事亦不敢入茗城冗間。勒此以當面別諸容嗣候未盡欲言

簡閱仲升

別來不勝懸念。尊兄何日蒞任安福。彼中人情事體曾得其梗槩否。兄銳志嚮往不苟。徇流俗有壁立千仞之意。但性稟易直而少溫和。又筮仕之初尚未諳練。恐有峭厲輕率以致戾俗而難行者。兄其慎之。仕學總是一路性情上涵養得一分則政事上自然通達。得一分古人自檢則曰戰戰兢兢視民則曰如傷

菊和堂集 書卷之
事上則曰小心無衆寡無小大曰無敢慢兄其念之
彼中諸賢士大夫時時相對虛心求益必有以得此
矣言不盡意伏惟亮答

簡董子儒

覲還至彭城聞捷音久稽脩賀不勝歉積老丈三世
甲科又承歡一堂之上此古今盛事海內所共忻仰
弟獨謂吾丈勤苦力學而樂善好脩彼蒼終不負其
志仁人君子苟得登庸其利澤及於遠近不淺豈特
爲一時榮耀而已乎丈選期似尚遲初任得縣令最

好弟蓋歷試而知之士雖有所素養不經磨鍊一番
不得帖實且尊翁老師起家翰苑賢郎長君筮仕春
曹叨 國恩至厚文惟舍內就外辭逸居勞度越于
常情之表補人事之所不足則尤美之美者此可與
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弟守盱江二年于此蚤夜淬
勵頗盡心力於地方顧才性迂疎世上機關終亦茫
然不省且精力漸衰麋鹿之性思山林如饑渴矣丈
豈以爲弟有飾辭乎因敝寮薛君之便勒此奉候伏
惟照入

簡茅薦卿

曾因蘇子兆爵致書左右爲吾文得位行志之慶不知晉御史臺甫旬日便有大疏薦舉天下人才若此磊磊也又不知以生之不肖濫厠海內名賢之末犯同臺之所忌且擠者而不顧若此卓卓也薦書數語巍然增重卽古今儒者所不易當顧淺陋何足以堪此抑丈於生蓋自髫鬣至今喬梓昆玉三十餘年之交也豈其感慨流俗達觀當世信謂迂拙陳人孤標勁骨有不隨波而靡者故謬取之耶生誠惶懼不自

安然不敢不益自砥礪殫竭其平生以重賢者不知人之累今朝廷所最委任者惟臺臣臺臣按部一方舉手搖足所關於天下利病生民休戚者甚大太寬則法玩太嚴則情隔咨詢欲其廣舉動欲其慎獎廉懲墨必明必信而後吏治警肅民生又安丈於此宜籌之熟矣至於翊贊

主德謀議國是積吾忠赤觀其機會不得已乃一言之先賢所謂正直忠厚四字此立朝大節不可易也念之念之生不幸先君於去臘捐館舍煢然在疚灰

心稿形無復意人世事所云爲賢者道爲知己報而已朱太復北上之便勒此奉訊諸惟照存

答朱太復

僕入都下方浹四旬馳逐風塵無暇晷覓羽鱗一修音問會季公面訊起居無恙聊慰遐思耳杪冬之朔正先君子忌辰杜門獨居悲楚無賴忽翰使遠至拜新刻佳幣之辱開緘展誦神情躍然足下才高學邃固知出類超羣不謂詞賦成家直追作者數千載之間當與屈賈李杜相爲揖讓非特近世名流而已足

下於此心獨苦功獨到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者庶幾有之然而足下司民牧不遜龔黃譚性命不後莊列又翰墨取法於鍾王術數兼精於京郭吾不意天茂其才令多能一至於茲奇矣奇矣僕獨念足下年餘四十而嗣息未遂且來書稱善病思乞身得無癖於著作勞精耗神之故耶古今英雄豪傑之才只爲收斂不下妨於道德大易所謂洗心藏密老子所云爲道日損其旨超於文詞功業之外以足下之聰明絕世能深思反究進此無難顧恐伎倆一時放不

下耳王元美平生以文章自雄老而俛首曇陽思一
更其窠臼然竟至坳身無得彼蓋始終好事不知自
反者也足下誠具隻眼得無以元美爲殷鑒乎辱教
勉我真儒全行以王文成功勛致期雖非其才不當
自棄抑僕年來見得吾儕學者總爲心性未徹精神
未完所以種種作用未善今於日用動靜之間體驗
培養不敢以衰老懈怠至於臨事當機盡吾力之所
及或取效萬一亦未可知然未敢與昔賢絜長度短
也足下移疾云云當路者宜不允許資內召不遠矣

少需忍而後引退高養不亦善乎呵凍復謝併布腹
心統惟鑒納不盡

簡錢惟凝

繼修蒞官行政卽遠近傳聞精敏純粹可謂不負生
平別有建白云云詢之陳弘老略知梗槩此於吾心
無疵特世機照察未到吾輩因此可以廣學其毀譽
稱譏固宜置之度外矣不佞考校秦士僅五月而周
勞苦至極茲幸完科舉一事方集諸生于長安署中
與之討論身心之學不佞亦因以勵精殫志不敢頃

刻偷安假之歲月自學數人庶幾略成片段顧未卜
究竟何如也古今聖賢學問總只在一念上功夫不
論動靜閒忙難易繁簡學無往而不在愈篤實愈精
明愈體驗愈親切真有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之妙
此吾夫子所以學而不厭者願與繼修交勉焉自六
月以後家信杳然老親幼兒晨夕懸掛久戀一官非
其素志也便間寄此布聞殊不盡所欲言

又

不幸先君捐養之後辱繼修周旋我者至矣復偕貴

同年二公共脩奠禮殉存之感其何可當別教諄諄
深承相信然南中薦疏實繼修與諸丈吹噓之力若
鄙人自反則慚赧甚矣近偶取呂涇野先生所輯宋
四子抄釋莊誦一過愈覺其言滋味深長周元公之
冲邃程伯子之純明張子厚之宏深程叔子之嚴正
朱文公之精實竝如泰山北斗可畏可慕今之學者
祇覺淺陋空疎視諸大儒氣象迥不相及吾儕於此
可不勉乎頃過思溪會尊翁自白下歸道繼修在官
頗多酬應少暇時吾固知從來若是然今日繼修要

須及時收拾料理得一時靜養便有一時之益得一日讀書便有一日之益此外人事不得已而應之可也幸念幸念五舍弟不慮夭折有子四人長年十六學業尚未有成季且瞽目老夫方恐多累承念併及之

簡丁長孺

側聞長孺以省侍入宣州長孺登第兩載尚未拜官有古者學而後入政之意此非流俗所及抑學問無窮光陰易過長孺年來進脩功課自覺何如夫泛稽

書史未盡切於實用講究時務亦難得其要領要在身心之間培養磨鍊自治以治人家庭之內作止動靜儘可驗學長孺於此必不放過幸益勉旃鄧定宇先生閒居在家長孺往就師資必大有益亦爲尊翁言之矣風便勒此奉復百惟珍愛

答郭在玄

往來豐原知在玄方在靜攝故不相聞昨問南陽老謂貴恙尚未平復正切念之忽辱使者齎翰貺存我何勤厚也來示疾愈作愈竒不知何狀大率諸火不

靜其病多端調治要訣只一靜字凡事放得下是靜
忿怒不作是靜撇得家累是靜謝得世俗應酬置是
非毀譽於度外是靜起居惟時不自拘礙是靜諸不
如意處不生煩惱是靜病痛作苦時且自甘受不求
醫藥速効是靜心下常令空空蕩蕩不著一毫思慮
是靜有思慮動時視爲邪祟一覺而消之是靜持此
一訣祛病不難在玄善自攝理若不然者雖避居南
山下亦與在家不甚相遠宜乎病根之難拔也雅贖
領書一部餘儀完壁拙稿數種附覽然不可多看勞

神以後併祈省却書問道誼相知正不在此念之

簡馮仲好

知仲好選入翰苑讀中秘書喜而不寐貴鄉諸友得
第者五人惟种養善不記其面目李詢堯周淑遠皆
相與朝夕切磨之士武叔卿遇考雖晚亦爲相知關
中固多賢如諸君竝吉士一榜而收之真奇事也仲
好才識不凡而志氣卓犖鄙人所以期待者甚遠願
益珍重史館清高不涉吏事朝叅課業之外宜務靜
處培養身心讀書必本于經術料理必關於經濟事

賢友仁必得其資慎動謹言毋忽其細閒觀世故知
功名富貴之無常絕不萌一毫驕侈之念方堪大受
方稱丈夫仲好勉之敝鄉朱君采寄來華札尚是未
第前書久稽裁答想吾契所亮先君不幸於去臘捐
世大事亦已襄鄙人方廬處山間惟靜攝餘生時玩
周易而已豚犬今十一齡初讀孟子併慰雅念不盡
惓惓

又

去歲嘗因羽便復書仲好高明當已得之近得焦漪

園太史書稱服仲好知臭味之同不待介紹而合也
來教時與同志諸君子講明此理反覆體驗務實得
於身心此言最好身心義理經古聖賢多方開示本
自分明只少體驗精實功夫總歸虛謬仲好勉之不
佞年來疚居山館收斂濯磨覺得從前種種情識俱
爲心累絲毫有未淨盡便障本來面目所以惟精惟
一學而不厭在大聖猶然吾儕學者誠不容一時輕
易放過也仲好於今將散館之期畱則爲史官出則
居臺省關涉皆匪細惟學明而養定則每事得力建

立自殊不佞老矣所望惟二三知己百惟珍重

簡武叔卿

竊觀吾契精神風采磊磊落落迥出人羣而上下與論亦嘖嘖稱服謂有不吐不茹之風得公平正大之體因爲喜而不寐頃揚宇以點派城夫先於貴富亦是至理而任菴妄言偶見相激然賢者大度終當容之不宜深介於意其兩學諸生總是一體接見當有其時有事陳訴當酌情法從容酬應大略吾輩馭士與民固不容有一毫偏黨輕重之處然必使人無不

盡之情乃爲至仁且末俗澆漓變態百狀蓋亦有以賤陵貴以愚侮賢者矣不可不察也傳稱博厚載物高明覆物兩者竝運而博厚先之此聖人立教深意願益畱神 國家以文取士得人最難材品器局如揚宇者出門未之再見此天下之寶當爲天下重之非特區區師友之愛而已也差便附此布聞不盡耿耿

答錢青甫

來書以學問下手歸重慎獨良是又謂修身爲本是

詩和堂集 書卷之 五
主腦慎獨是功夫止至善是歸宿將大學經傳前後
紐串不免費分疏也聖學宗旨自虞廷危微精一數
言已自明白孔門立教無非此理要在學者實體諸
身心而得之今青甫但要識得獨是何等面目慎是
何等功夫切切實實向自己身中討究下落操存涵
養時刻不肯放過方於此理有相干涉若云慎獨二
字比致良知三字更覺全完此只是話頭同異耳况
兼脩身止至善之說牽湊提掇不已贅乎來書又謂
鄙人所揭此至善宗旨至善處自然能知亦自不容

不止中間失却語意鄙人無是也鄙人特有見於性
本至善惟一止為難書曰安止詩曰敬止易曰艮止
人心到此纔是究竟歸宿不容加減絲毫故千聖相
傳喫緊在是一知止而定靜安慮得因之止固不易
易也鄙人邇日獨除一室專事靜脩覺得從生以來
種種情識東奔西馳未嘗得一時凝定今頭顱已白
死亡可待直欲發宣聖之憤竭顏淵之才汛掃而廓
清之令此心得所止耳然識得獨體即便識得止體
慎乃所以為止止乃可以為慎寧有二耶青甫此行

寤寐求之毋懸想也

簡張長卿

余視長卿學識精神信卓然用世才也厄於時而未
遇每甚憐之潛谷丈知長卿亦如鄙見然若孔子論
由求之徒與其治賦爲宰而不與其仁潛谷蓋云但
因其材而成就之則已余獨謂有才識如長卿有行
誼如長卿而不能共進於道則學者益難乎其爲人
矣長卿盍勉焉竭吾才於反身斂誠慮於冲漠是長
卿今日事也覆文藉賢籌畫實多二問未完恐有舛

錯以滋後患煩與諸公留心查之王南城處屢爲丁
寧彼固責任所在諸公亦不能無責切勿避忌貽累
一方至囑至禱

答胡元敬

來書切直懇至非元敬不能爲此言非不佞平日一
念鄙誠不得聞此言於元敬也不佞從事學問三十
餘年於此矣而德行未成道業未著遠近朋友謬相
資討者亦多有人矣而未見有卓然擔荷弘養深詣
之士年幾六十光陰有限寤寐反側正切憂惶迺得

元敬同心之言不覺其感之深而幸之至也昨有新報叨轉右納言可免炎暑西粵之行第當此時勢在外猶易入朝更難吾輩才局大小固各不同要非全體精神殫竭心力弗克有濟元敬得之矣昔賢有云驅山中賊易驅心中賊難故思匡濟時艱全以洗心養德爲上然而切磋琢磨相觀而善非藉真實朋友之力不可孔門尚矣宋程朱大儒及我朝王文成諸賢淵源作用可考而知也不佞雖迂拙衰遲不敢當先賢萬一而於聖學脈路頗已分明眼前朋友若

元敬之清淨於色欲吳行之之恬淡於名利張惟誠之銳志於嚮往皆可以助予所不及倘合併一處期之數載相與磨礱砥礪則彼此德業皆可望其有成元敬爲我至矣元敬自爲能無汲汲乎張惟誠方援例入成均不難偕之北上行之超然意趣遠行似亦無難元敬有賢郎家事亦可托果能相約同往豈非一快耶望元敬思之以俟再晤而決使還草此復謝不盡

答胡休仲卓穉成

二契妙年執贄不佞嘗竊奇之朞月以來未見過從講求討論不知二契胸中識趣何似又竊念之二契忽以書來問學疊疊千餘言悼時俗之謬迷究學術之蹊徑雅意所存直欲以孔子爲法此出於不佞想望之外不知二契何緣遽奮發如此也程先生蓋云人有必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吾將於二契得之矣來書所疑略爲剖論知止致知俱出大學首尾血脈原自相因致得良知徹透時卽知是止討得至善分明處卽止是知初非有本體功夫亦非有偏全

先後之別古今儒者悟入門路容有不同隨時立教因病製方各有攸當政不必以此病彼也來書固云以道爲宗以孔子爲法則紛紛之疑皆可冰釋矣然疑不疑釋不釋總屬見解上事吾儕所重却不在此子夏聖門之高弟也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靡麗而悅二者交戰不能自決况其下者乎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克己復禮一肩承當非顏子智勇不足以及此二契試反而思之其於顏子子夏何如哉不佞嚮往此學三十餘年迫於衰齡習心猶在蚤夜惕

厲思得遠近仁賢相與朝夕淬磨成就此身者不啻
饑之求食而渴之求飲也二契果有真志果非空言
當從以建陸子頻來山中聚精斂神共爲此學一洗
習俗之陋以游高明之域望之望之

寄弟仲毅

吾弟病毒後又有此病奈何大抵因功名不得於外
而家事貧窘於內日夕多憂思悒鬱之懷所以致此
然汝不見遠近士大夫有致身青雲之上功名遂矣
家業饒矣而復有憂思悒鬱夭折其命者乎又不聞

古之顏淵閔子騫之徒貧窮且不仕而獨以德行稱
孔門休光垂千載者乎凡人只爲胸中無主識趣卑
卑所以惟外物之慕而欲心常見其不足貧賤則移
富貴則淫少有不得則熱中是以憂思悒鬱之懷終
其身不能免夫子所謂小人長戚戚者此也且汝謂
我比年以來利乎不利乎得志乎不得志乎當稍得
意之日與今日所處意趣有增乎有減乎設使吾亦
如世俗之情有所不達安能不爲憂愁悒鬱者乎汝
可以思而得之矣吾從來教弟收斂精神爲養身養

德之計弟不能領今日已在死邊過幾次可不思乎
人只爲情想擾動精神汗漫而不收一點火動鬱積
於中便有疾病發作今須著實看破將種種情想全
身放下譬之一病而死則此身已不知何所去向其
况身外之物乎惟是念頭放得下則欲火漸消精神
漸斂讀書作文隨其分量只以平淡心爲之莫強思
索過於勞耗平時坐作要靜定莫涉浮揚言語要簡
省莫生支蔓弟且牢記吾言服膺數月然而精神不
復智慮不精者未之有也大病之後欲事一節姑宜

絕去思之慎之其他事務備老父書中弟各爲留意
毋迂吾言也

與富平李署丞

聞足下誼至高能捐千金修儒學又捐千金造北橋
修學禪一方之教育造橋濟萬姓之往來竝有不朽
功德生宦遊南北未見富而好義慷慨能施比于足
下者也是以心竊慕之重之昨過貴邑張春元令甥
也語及足下將以二萬金上闕下助邊今喬壽齋
公亦云信足下慕義無已果有是事以生觀之朝

廷雖乏財恐二萬金不足以濟其大用無名之獻且
啓利萌脫藉口足下 詔四方皆使助邊將紛紛多
事卽足下亦慮不可繼也今 天子非漢武足下何效卜式所爲哉輸財助邊例不
過博一官爵足下老矣賢郎輩縱以銀得官世亦不
甚爲輕重足下更思之以此二萬金別作運用自有
無限功德如以一千金買穀建立義倉經理得法可
濟鄉人垂之永久又如富平見在饑荒貧而不能存
活者頗衆人各與之一金度春接夏數口之家可無

餓死是有千金則救千家之命有萬金則救萬家之
命惠至溥也有鰥寡孤獨顛連而無告者有老而無
所終者有壯而不能婚者有喪而不能葬者有青年
向學苦于無資者若此之類隨其感觸酌量救濟多
者與之十金二十金少者與之二三金其人苟賴足
下得以全活得以婚葬得以讀書上進將沒齒不忘
足下恩德矣萬口頌德皇天祐之神明護之是足下
積功累仁所貽于子子孫孫者無窮也古之燕山竇
氏五子顯達范文正父子相繼作相皆陰德所致足

下知之乎天下之富貴而懷貴者不少顧患無足下
之心既有足下之心又不務虛名而務實德則真美
之美者也語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生故始
終高足下之誼而饒舌言之惟足下裁擇幸甚

答友人

范文子有云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
有內憂愚常以爲格言世之安享福澤而忘其檢制
至於荒棄淪沒者何可勝數則凡吾輩之遇有患難
使之困苦而顛越者彼蒼未必無意以玉成之顧當

此境界須是猛著一鞭絕外之怨尤而堅吾之志氣
以能超然獨存乃爲有得至於人定勝天動而出險
并其外者亦全之矣易曰需于郊需于沙需于泥需
于血但不妄動而能需雖遠近不同皆可以免害也
鄙人僻居山谷獨此機稍稍分明漫商之以爲賢者
旅處之助

簡友人

某友夜來告我心事世緣之不齊恒有若是可恠也
然吾儕學術正在這等處有用切不可潦草輕率人

倫所值智愚賢不肖態狀萬端處之各各有道苟其
邪惡異常形跡暴著雖仁聖度量不可姑容若其痴
呆謬妄冒犯嫌疑自宜哀矜曲為體察無輕動聲色
之理世俗之士往往矜惜名節惑於毀譽小有觸激
遂生乖張以致傷害倫理貽悔終身者不少也吾契
慎之見某友細談知吾契雅量已不可及然尚須沉
深靜密從容察究直以大聖大賢之心自處平平觀
看不存一毫狐疑猜度之私於此見得真為邪惡纔
作處分使之曲當儻毀嫌有自心迹可原反覆叅詳

都涉影響則雖讒言成錦積毀如山亦宜冰消霧釋
廓然而解特欲自此明閑家之道務威如之吉以善
後絕嫌云爾昔賢有云若無天度量怎得聖胚胎竊
為吾契願之此事毫髮有差關係終身德業不小故
敢以忠告不憚饒舌千萬留神

答宗良弼

甫至都門遠承翰貺之辱厚意何當展誦別札及詢
朱敬甫知良弼令肥鄉操致才諳足為百里生民之
所倚庇至慰也廉以持己仁以愛民勤以蒞事慎以

發謀士君子居官只有此數者非特爲令而已然爲令而真無愧則由此以往便如坦途宇內勳名無不可立良弼勉之鄙人衰拙無能補濟于時所望二三知己不淺也雅儀拜領以後再不勞念京師書問亦不暇數通但盡心力於肥鄉使治行第一歸足下竊餘榮多矣冗問聊此布謝不盡耿耿諸惟亮啓

答錢握之

任丘一接丰範知高賢品格自異尋常及會敝同年李廷尉誦公德政如不容口謂有精明之才而出以

渾龐之意真稱愷悌父母鄙人竊聞而喜之行間邂逅輒述於公蓋好德之私有不能已也茲荷注存遠勒翰使且念戊子賓興常厠提調之役而稱爲師弟子尤非所敢當抑賢者執義旣高衰拙不能自外自今以往願彼此交勵以成相知治邑辛勞幾有成績經世事業更屬方來洗心滌慮弘見遠識他日茂樹勳猷於國家使任丘之聲李廷尉之頌永永無斁則鄙人私祝也適在齋宿勒此復謝諸惟照亮不盡欲言

荀利堂集 卷之二
主上一言而定則宗社萬福其或蔽於他說有
世廟長生之意而故爲延緩似又難以力爭但請
再旨定奪豫設東宮輔導儒臣數員不致失時廢學
則雖姑順

上意亦庶幾其可章奏不下宜隨事請之必使恢復
先朝舊規以防壅蔽之漸建言諸臣宜次第起用其
初品真實者尤宜亟獎進之功臣被罪淹禁囚圜宜
乘機會亟爲提拔閣下一入朝堂擔此數事轉移幹
旋不動聲色則中外翕然歸仰矣

主上遇閣下古今所稀閣下今始當局正可展布平
生之蘊時不再來幾不可失無退托無疑慮無急躁
無安排本天下之誠心參天下之公論當行而行當
止而止未有不心服者也竊見閣下眉宇間稍有憂
疑之色須放令寬廣灑脫爲妙人心有一絲凝滯則
精神不完便非格

君正物之道也乎遠旣承面誨復進狂言以閣下國
士之遇思報萬一且當此不言則無可言之時伏惟
台慈俯賜採納不勝瞻仰之至

又

恭惟老先生邇入朝堂上慰

聖衷下答羣望中外欣欣靡不生色由此定國是
正人心綏黎庶靖邊圉俱在閣下潛轉默運錯注幾
微之間幸甚仰甚近見邸報儲君未定

聖諭別有權宜以致言者紛紛閣下於此誠難爲力
夫不立儲而封王累朝未有是事國本不定
聖旨屢易天下人心共有不安閣下請付公卿臺省
會議良得之矣

聖意不從閣下盍以去就爭之乎東征之師雖云報
捷然倭奴情形尚未可知四方災沴頻仍公私窘匱
至甚一旦外夷犯我邊圉山海盜賊將乘之而起所
恃者

主上英明大小臣工寅恭戮力內政修明外侮可禦
而奈何朝廷宮壺之間不信不安而釁自我作也
閣下盍以此意痛切言於
皇上使能覺悟轉移雖少需數月未爲不可不然臣
僚之口諍可鉗而衆庶之心非難化仁賢解體勢將

孤立啓茲召禍關係不淺
皇上獨不爲社稷蒼生念爲
九廟在天之靈念乎記所謂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
以事父之道事

君此宰相親臣之義不得不爾且閣下今日得失安危亦於此決願慎圖之乎遠頃於途次聆教而別水陸星馳已入閩代事矣此中兵防寡弱似不及兩浙之半整頓料理尚費心力以俟從容酌量題請候廟堂裁處而行若有警急出於意外便宜從事先發

後聞亦所不能顧惜也茲因 奏代兼遵例自陳肅啓奉達一布腹心統惟鑒察是禱

又

茲啓議處閩省海防事宜具疏題 請伏乞台裁頃報

主上且已王封此見相公回天之力然 國本尚是未定又京察拾遺庶官致生多議昨見大疏屢陳情詞至迫甚矣當局之難也後進諸君不顧事理輕詆前輩其風已久但今歲考察本公考功才望特著當

上責吏部時閣下引公論力解之及考功被謫顯於
上前爭之則讒謗無由至矣臣
主德而收人心此一舉兩得之道惜其時無有以此
言進于閣下者也然事由宸斷舉朝所知輔相大
臣不難爲人主受過煩言亦無足介懷第欲從此更
積精誠感悟

主上一正百正卒收桑榆之功必使平生抱負展於
當年而心迹白於天下後世然後於相公夙志爲無
憾詎可苟焉而止耶區區私願不勝仰切東征之師

近始奉

旨撤還平壤者得之疲 中國以事外夷本屬非計
廟算固宜知審矣李見羅年兄繫獄五年所祈於台
臺之救援者不啻若望歲早晚儻有機會幸一引手
援之有懷耿耿不覺披露忘其形迹統冀台慈涵照
幸甚

又

不肖初入閩中適感 朝論紛紜書詞切急不知忌
諱頃蒙復教勤懇似有採於芻蕘之言及奉傳示密

奏

上前諸揭反覆披誦閣下肝膽皎如白日良工苦心亦已殫盡惜外庭不知也趙考功之去不厭衆心諸曹言者致激

聖怒落職太宰公亦竟以是堅求去位閣下處此實難泰交一疏開誠布公責難陳善庶幾兩得所謂聽納宜公甄別宜先者最爲衡平之論近聞中朝公卿因一二浮薄之士作惡言事諸君是益開攻擊之門拒人於千里之外而樹之黨也陽明勝則陰濁消神

氣王則病魔息國是定則人心服此其責全在吾君與吾相而奈何以闕失之政欲塞衆多之口耶主眷雖深交孚未至善類雖合衆志未同於此不動聲色而潛轉默移是相公任非他人任也恃在知己輒進狂言伏祈鑒亮外題 請乞通海禁其事體具在疏中併以鄙著大學述一編呈上覽正

又

承示題救趙考功一疏具仰老先生匡正苦心此心既盡雖人情未有盡孚蓋亦未如之何矣願見朝論

頗定吏部題覆閣下泰交款目中及鄒王數君
聖意似有轉移不知數君得遂拔用否儻因此納約
將先後建言當事諸臣次第除復

主上有赦過宥罪之仁相公有包荒朋亡之德四海
人心當爲一快此關係不小惟閣下留神李見羅五
載縲絏一朝釋放雷霆雨露恩威不測

上真聖德哉然非閣下竭力維持何以及此仰服仰
服茲因總兵哀病乞休縣官貪肆拏問各具題請
均乞裁奪臨書不盡瞻依

又

頃奉教札三復詞旨不勝悚媿不肖字遠入仕以來
逢執政者五六公未嘗敢輕發一語獨遇閣下敢進
其任瞽之談蓋大賢在位千載一時亦昔人所謂以
國士遇我故以國士報之者也特遠在數千里外中
朝事情不審端的言多冒昧然區區一念之誠實惟
效忠知己願閣下爲古之大臣聖哲之事又見時事
多艱

天顏萬里匡救無地葵赤徒懸維持翰旋舍閣下則

無可望故不避嫌忌屢瀆聽聞閣下之高明宜有以
亮我矣近報爲倭夷擬封一事言者紛紛夫關白之
桀驁當不藉此虛名一假虛名有所要挾而來益恐
難禦幸慎圖之抑倭情叵測連歲狂謀將必一逞不
再舉而向東北則乘勝而掠東南東征之師且須駐
劉險害以伺其變各省兵防雖稍整頓未必可當大
敵乎遠在此日夕兢兢嘗遣人往彼偵探今猶未回
若得其情形肯綮有先發制人之謀庶幾可一禡其
魄看冬春消息何如也遣 奏地方諸務肅此奉聞

諸惟鑒察不盡耿耿

又

承示教生世六十年不曾理會得自己真精神卽今
日日言捐恩怨日日言外是非而究竟止成就一調
停人情套子而又不得美哉言乎相公之謙虛自訟
一至此乎夫不落調停人情套子便只有理會自己
真精神要得理會自己真精神便須泯是非而忘恩
怨堯舜之舍己從人孔顏之一日克己復禮卽此曾
襟卽此力量閣下願效之乎古之聖賢所以大過人

者無他只是克己要到盡處到得克己盡處直與神明相通格
君化物俱在於此以閣下心地之光明操持之峻潔
蓋進而齊于古之聖賢無難只此一絲更能克盡則
程子所謂內外兩忘澄然無事者矣夫天下之信相
公不若相公之自信天下之疑相公不若相公之自
疑自疑者所以爲自信之端知非者所以爲渾化之
地此大賢之所能而非常人之可及也愚竊爲閣下
喜之頌之

主上之信任輔弼真爲千載一時閣下之殫竭忠誠
亦爲末世僅有於此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真人我於
兩忘通天下爲一脈知人安民從容料理真所謂何
憂乎驩堯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子者也
願閣下究之圖之人不足適政不足問惟有格心爲
難毀不足怒譽不足喜惟有洗心爲至辱諭所云相
知萬里呼吸疼痛無一刻不與通者閣下既已深知
不肖之心不肖豈忍終負于閣下故復盡其忠告如
此其他時政之得失人言之是非姑未足深論也茲

上叅官一疏大非得已又乞免解逋餉亦至切急海濱頑梗之地若復急征積逋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仰惟閣下力爲張主地方幸甚

又

恭覲

皇長子出閣講學大事已定其諸啓沃匡贊閣下又從容圖之

主上眷倚實隆四海仰望至切來諭所云思以藩內行者非所祝願也倭酋請封廷論不決適此中偵探

倭情還報因以轉聞 闕下具論事理詳在疏中乎遠本屬疆吏非不欲藉權變羈縻之說稍緩兵防偷安於此顧念 國家事體關係甚重不容規避而無言且此事行之脫有後患悔之無及今奉

旨差科道官查勘宜乘此機會裁定大計杜絕羣疑刻印銷印古之英雄所爲閣下當不難轉移於此矣天下事非一家私事輒敢冒昧陳其區區伏惟鑒察不勝瞻仰

啓趙張二位閣老

乎遠初入閩中奉書閣下適感時事傷於迫切伏蒙
海度涵容賜書溫藹不勝感媿自春初有 王封之
說繼而有趙考功之去言者歸咎政府議論紛紜三
位相公於此可謂費盡心力數千里外固所仰見也
主德誠不易致人情亦所難調然而君臣相遇千載
一時謨弼明諧古今希覩志慮純一精誠交孚自有
潛轉默移一正百正之妙惟閣下圖之茲者具題乞
通海禁詳在疏中統惟鑒察外鄙著大學述一編併
呈覽正不備

又

邇幸 皇長子出閣講學所繫中外之仰匪細於此
竭誠彈力以弘匡贊必使 朝政無關而羣疑盡亡
是在政府諸老願益畱神東征之師勢固宜撤又以
總督代經略而往亦恐非計蓋朝廷已慮兵疲餉匱
雖總督公無巧術今業有成命矣但令提兵海上遙
爲聲援以示不測則妙不當徑渡朝鮮復蹈故轍也
近得本兵書謂行長乞封其情已真第不知關白心
腸何似至議寬通倭之禁令吾民往彼貿易一節華

夷交通似亦王者無外之道但恐其端一開其流難
遏勾引接濟勢所必然善後之策未知所出惟在
廟堂熟慮而行之孚遠在此亦當從容咨訪以報未
敢輕率謂爲不可也茲有諸疏具聞統惟照答力
爲主張疆吏幸甚

啓趙灑陽閣老

頃閱報知太倉相公在所必歸首揆之任今在老先
生閣下矣前歲閣下蓋嘗秉軸然猶有待而爲且
主知未深不無含章之意二三年來

上惟政府諸老之倚毗而諸老周旋于 衮黼左右
者真如元首之於股肱誼至殷篤爲 德爲民展布
四體正惟今日之事其復何辭不肖孚遠忝於大倉
公爲同年去春遇之於塗僭贈以二語曰積誠以動
主上忘我以收人心夫積誠忘我誠不易言然舍此
更無別術惟翁留意比見首揆與太宰一時乞身堅
不肯出竊爲

上憂之太倉公似果有疾而太夫人且年高已有不
可挽留之勢若太宰之求去明是不可則止意也閣

下盡力言於

上而留之此亦眼前第一事不然端直老成數去君側可不惜乎前後建言諸臣大抵不宜久棄其才德繫中外之望者尤宜亟爲引拔用舍予奪是非行止一以天下之公處之而我無與焉正已正物如斯而已封貢之說朝廷非不可行於外夷特其間事機有所未當近小疏已明言之朞月以來當事大臣持之太過致與臺省庶僚連章累牘如聚訟然則亦似廟謨失於蚤定之故何如何如乎遠恃閣下鄉

曲道誼之雅故喜其柄政伊始而剖露肝膽用獻芻蕘伏惟台慈鑒納幸甚

又

恭惟老先生久晉台衡茲宅首揆受知

明主贊化調元此千載一時四海所共瞻仰也況在鄉邦豈勝欣賀天下事權勢須歸一處元輔之尊而不操獨運之柄其道將有所難行然惟上格

君心下通衆志而後操柄可以我握本之以精誠居之以寬大慮之以詳密採之以虛明不動聲色而衆

志自孚漸收旋乾轉坤之効則相道之光邦家之幸
也不肖孚遠恃在教末每獻狂愚今慶遭逢益深祝
望不能隨時爲頌諛之語伏祈鑒啓臨書無任瞻依

啓張洪陽閣老

頃閱報知太倉相公旦夕南歸調元之任全在二位
老先生矣前歲閣下初入政府似猶有待而爲今
主知己深事權攸屬願益殫誠竭力以上贊

聖德下答蒼生之望太倉公想萬不得已而去其去
也若猶有未愜於衷萬苦千辛具二翁之所深亮鑒

于已往補其未至道術將無存與

主上真有軫恤生民之念有敬信大臣之德將順而
擴充之非大賢在密勿不能天下均跂足俟之矣太
宰儻未果去宜爲挽留此亦目前緊要事也孚遠忝
辱閣下道誼之雅雖在疎逖敢獻芻蕘伏惟台慈鑒
納幸甚

簡楊本菴司徒

准貴部咨題奉 欽依行追逋餉每年奏解一萬五
千兩六年共九萬兩協濟邊儲爲此具疏 請乞寬

免詳在疏中蓋福建一省僻在海濱氣象窄狹人民
頑梗與他省不類連年荒歉人不聊生見今斗米賣
銀一錢以上至爲窮急各縣見徵錢糧欠者十恒四
五帶徵完者百無一二乃加以一萬五千之銀逐年
要行追併真莫知其所措手足也前題司庫六十萬
之數查係兵興各省協濟及多方加派提編所存三
十年來未敢輕動今又題請動支矣若一旦倭寇
大舉或山海之間別有變亂全靠此銀且以見額兵
餉每歲二十九萬計之不過兩年可盡又豈堪取以

他用爲剗肉補瘡之舉耶仰惟翁文主持國計洞悉
民艱撫字催科竝行不悖雖爲邊儲之計萬不得已
然或不察閩地困苦艱難其狀如此也伏乞台慈垂
憫卽賜題覆免使徵解舊逋則非但救此一方吏民
而且以潛消未形禍亂矣孚遠臨書不勝仰懇激切
之至

簡石東泉司馬

茲爲議處海防事宜具疏題請伏乞賜照卽爲題
覆而行地方幸甚閩中水陸之兵僅止一萬三千餘

名分布八府一州數千里之地單弱可知然餉銀極
爲難處不敢遽議增益只將見在人數操練成兵戰
船軍器整理得用庶幾可備緩急諸具疏中翁臺固
所洞鑒也舊歲嘗奉部檄令浙直閩廣各募水兵一
萬以待擣巢應援前院行司道會議將見兵挑選二
千聽候徵取乎遠至日春汛方棘姑令照舊防守地
方蓋閩地絕少應募之兵水陸止有浙兵四五千
挑選一半而去則力益不支且使跋涉山川六七千
里而達京師費繁用寡事甚不便竊意翁臺前檄亦
先聲也今東征雖告急而閩兵實難處南北一體幸
惟垂亮毋再檄取不勝惓惓

又

辱教謂因小疏罷封貢之議敢謂其然老先生忠誠
謀國原無成心偵探倭情本係臺下所遣李遠特奉
行之耳來諭用間備禦征剿三者將爲議覆而以用
間爲急務誠然誠然備禦不必言征剿之說所謂先
聲也彼能來我亦能往存此一議可破姦邪之膽然
而未可遽見諸行事也六月半後復遣人往日本矣

偵探之中兼圖間諜顧未知機會何如我翁以病乞
休知非得已然

聖明方切倚眷南倭北虜正藉折衝而可言去乎願
惟寬紓以慰答 上下之望

簡李漸菴中丞

承教綜覈名實激濁揚清孚遠固有是心惜力不及
耳趙考功之去翁不能無言初見

旨意少溫知翁必有疏上然不宜太瀆况太宰公已
決意求去在翁事體又稍不同大臣進退久速惟視

義理何如政不以名高爲務也頃有調科一事銓省
交責於政府似皆已甚來教謂安得吾輩此心盡皆
蕩蕩平平以明是非而公好惡看來縉紳獨少此着
然而旁觀則明當局則蔽古人所以嘆克己之難與
差便勒此布謝不盡耿耿

簡蔡見麓少宰

部事久勞尊神鑑衡自協公論孫太宰之去身雖退
而名益高趙少宰之歸則不免立於是非得失之間
易所謂若濡有愠者也忠直老成相繼引去實爲可

惜奈何承教謬取格物之說不肖弟實有苦心於茲
彼所謂待有物而後格恐未格時便已離根者此其
論似高而實非也若得常在根上着到方寸地灑灑
不掛一塵乃是格物真際人有血氣心知便有聲色
種種交害雖未至日前而病根常在所以誠意功夫
透底是一格物傳說孔子江漢以濯秋陽以暴胷中
一毫渣滓無存陰邪俱盡故能無意無必無固無我
此非聖人不足以當格物之至豈但初學下手而已
耶陳心老至部老公祖又得道誼同心之益第恐資

深望重喬遷在卽耳差便布此諸惟台亮

簡沈鏡宇少司空

來教魔道之說前書略已言之茲又承諭云云更似
太過弟與老丈爲同榜知己三十六年於茲平時肝
膽頗極相信而一事意見矛盾若此何怪乎後生議
論之紛紛也弟自德州道中會王荆石相公以後書
凡數通無非規勸語大意在於匡

主德而收人心丈試叩而問之可見自來相君病在
有我與天下忠直之士相忤所以讒諂交進而事業

不光弟遇知己故不憚數數言之爲相君計爲朝
廷計也文其能亮我乎抑人品之辨其說頗長弟嘗
謂叔季之世道德衰微求其表裏純明本末完具者
屈指未可多得然公是公非人情不遠其懷姦挾詐
變亂黑白以傾覆邦家者亦間有之而不盡然蓋天
下多中人之才學術涵養往往不足故有忠信而闇
有耿直而絞有英敏而露有豪邁而疎有勇敢而輕
有精明而刻有好善而泛有特立而褊有貞廉而固
有忠義而激是數者比於庸瑣齷齪之徒大有逕庭

然見之行事恒多踈盪所貴於吾

君吾相兼收而竝蓄之平時有涵育造就之方臨事
有體察優容之道用其所長捨其所短化其所偏成
其所美使天下之士莫不欣欣嚮往樂就於吾之範
圍是古之聖賢所以甄陶一世鼓舞人羣之術也今
乃以一眚而掩人之善以一二人之不類而槩疑天
下之英才以剛柔同異之情成胡越參商之迹不已
過乎丈平生端直涇渭甚明似應益破藩籬之見老
年兄弟輒敢盡其肺肝非好爲饒舌如此伏惟鑒察

外示對山宗伯咨勘之說領之矣林宗伯郭司馬竝
閩之賢大夫宜請謚無疑也

簡孫立亭中丞

頃見大疏乞宥言官此大臣盛舉也向來持長厚老
成之說祇以諫諍付之臺省而緘默不言則弼直之
謂何臺下此舉實快人意繼此又見請告兩疏蓋
亦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然屢奉溫綸朝野屬
望恐又不得一辭而退以孤

聖眷及重違輔弼諸老也何如何如叅官一疏具揭

奉覽伏惟台照

又

頃不肖孚遠論劾屬吏與陳御史相左致御史疏詆
不得不具奏自明不肖與御史素稱相知一旦以
屬吏之故參商若此殊切自媿第撫按官竝朝廷
所重論劾異同亦爲各舉其職既經該科叅勘不妨
虛心聽之何至盛氣相加撫拾浮詞而欲居已於賢
居人以不肖也御史稱無亂衙門之職掌按院有職
掌撫院獨無職掌乎御史爲十三道衙門右僉都御

史非都察院衙門乎蓋撫院體統陵夷已久而御史
輒藐視若茲不肖有去而已不能一日居乎其位也
伏乞臺下主持公道速行查勘的實仍申飭撫按兩
衙門行事憲規使同寅協恭之中有互相糾正之義
不尚雷同不避嫌忌則於吏治民生不無小補非爲
一人之故而已顯此瀆聞統祈涵亮

簡許少微都諫

役還辱教過爲揚翊及自稱謙抑鄙拙悚然殊不能
當門下兩邑德政具在人心諫垣風節振聳朝野此

孚遠所爲欽服而不遑者向見大疏辭讓內轉稍似
着意前書嘗一及之近者部中調科之議雖違高賢
雅意然亦無甚舛錯門下抗疏一論及責政府之詞
似覺太動聲氣傳所謂爵祿可辭而中庸不可能者
正在於此高明能無悟乎簡命已定恐難輕易心
事暴白且須靜以居之出處去就惟義之歸不宜着
高潔色相也僕於門下有梓里之情有宗盟之雅而
又承道誼之愛故數千里外不憚饒舌言之伏惟亮
答

簡沈惺予主客

承寄示請建儲一疏以爲國體不重自上始之上
立于無疑之地而後能止人之疑上立于無議之地
而後能止人之議交責

君相義正詞嚴兄可謂不負昔之諫議今之禮官矣
鍾儀制四疏不爲多沈主客一疏不爲少二兄與董
伯念可稱浙西三鳳豈非鄉邦之光與此後願諸兄
居以鎮靜相機而發要使詡贊執政宗伯共定大議
又不徒以一時氣節爲高也孚遠入闕屢有題請

所爲地方苦心兄當略悉其槩哀拙之夫終乏經濟
奈何諸惟鑒念不盡欲語

簡鍾文陸儀部

邸報載兄第四疏讀之頗以爲快然未見前三疏似
覺詞氣稍迫及承教札并示疏稿首之以初心之說
繼之以天性之說又繼之大機大本之說而末以藩
封比例感動

聖心進言本有次第意至誠切詞俱明暢兄平生學
力具見諸疏可謂無負於儀制一官矣疏中上觸

聖主下侵諸相忠義所激固宜其然但今後不欲以此自多亦不欲以此自異居之鎮靜相機而發惟求有裨於國家不必矯立乎名節則純臣之道也別示督學之說在兄未轉儀曹時饒舌言之然內外勞逸固有數存吾輩平等視之不少介意方爲豪傑昔人所謂登對必先自盟盟者盟乎此耳高明以爲何如

答于如菴比部

得手書過承謙抑勤懇不勝感念吾丈天生磊落俊

偉真所謂豪傑之才社稷之器然又孜孜汲汲好善如饑雖在裒拙加意如此宇宙事業何患不至試觀眼中流輩紛紜勞攘其闕失在何處吾儕學者可以自反矣操履欲嚴意氣欲斂言語欲密心量欲大僕學之三十餘年而未能不時病根常露幸丈留神時方多故匡濟須有其人然本領在我預養不可不至也僕撫閩略有端緒吏治民生弊困兩極卒亦無如之何水陸兵防雖稍整頓若倭奴大舉而來衆寡強弱之形斷知不敵但看地方氣運耳仲淳留閩數

旬目下卽送之歸此中氣象窄狹非延覽英雄之所
也來教謂冬仲入朝勒此布復不盡瞻馳諸惟鑒亮

簡儲以忠大行

樊桐久列清班華要可待而猶以尋師取友爲急是
古人之心豪傑之事也不佞自愧衰老無聞何足以
當賢者高誼然平生嚮往因之益勵不敢有負相知
願樊桐於此學力爲自信世有隆污道無加損惠迪
則吉從逆則凶斷斷乎其不爽吾儕不以古聖賢爲
師法而誰法與閒忙動靜進退出處時勢屢遷但存

此心不爲物欲所蔽方爲真實功夫匡濟勛猷俱從
此出願與諸君勉之而已奏便勒此請教諸不贅及

簡朱君采侍御

知吾契選居內臺甚慰夫臺臣責任重矣上與
天子爭可否下爲生民計休戚其志易伸其澤易究
然而稱塞此任道亦維艱君采勉之講究時務審量
事體言必當理動必合宜此其近者古人謂登對必
先自盟肅憲貞度具從身始故操存涵養不可不至
君采明快而少深沉直易而少學術此蚤夜所宜汲

汲也竊在知己期望甚厚幸惟鑒念不盡惓惓

簡王弘陽撫臺

夏杪因干都聞赴任之便曾緘上臺端竟不敢顯遣
以煩裁答知老公祖所亮也恭惟節鉞填臨兩浙三
月於茲有道真人作用自別敝邦幸甚隣疆幸甚朝
鮮倭奴尚未解去關白儻有異志添兵而往則中國
大有可虞如其止此殘寇遷延日久即使奔逸而南
四散剽掠亦計之下者高明料度以爲何如頃者星
變一占傳聞遠近河堤大決運道艱難輒恐中原不

無意外之慮幹旋匡濟本在 朝廷封疆之臣杞憂
徒切想臺下所同也若夫撫綏黎庶整飭兵防吾黨
亦盡其力之所可爲者而已適有咨送勒此布聞統
惟照存不備

答陳應虹督府

門下高風偉行磊磊軒軒世所仰爲麟鳳山斗者不
佞乎遠徼有夙緣昔在關中追陪法從薰炙良深今
來七閩密邇粵臺封壤相接餘潤無量伏讀諸疏與
填瀛存草事事法程言言龜鏡也乎遠雖不敏敢不

敬和堂集 卷之
佩服而師資之香山濠鏡澳一處甚快往者留都振
武營兵大亂之後數有煩言以李襄敏胡莊肅諸賢
疑畏而不敢動其後裴內山少宗伯攝大司馬事一
疏解散遂以安帖海上之鷗馴于無心信不在防閑
大過也東倭在朝鮮者雖暫解嚴尚是叵測儻其南
犯則浙直閩粵之間皆有可慮臺下何以授之成算
一殲鯨鯢而封京觀安此邊海生靈耶謹遣一介隨
使者走謝併上起居臨書不任馳遡

答王泉臯撫臺

兩撫臣一時拜命而出衆皆以爲奇邁此其小者
耳迂拙陳人得逢名彥精神意氣不期而合謀國謀
道協若埴篔此不佞乎遠與明公所自知他人不能
知也傾蓋兩旬情深白首安德道中依依不忍爲別
有言語所不能形容者矣閩屬萬里羽訊甚艱忽塵
翰使拜寵貺之辱感戢無地填撫責任吾兩人同而
乎遠以哀遲明公以強盛閩有東倭之警蜀無南寇
之虞此其事勢難易不佞也若夫吏治偷窳民生艱
棘所在皆然振飭康濟之圖雖日提撕而督責之政

恐其不吾應然吾輩不得不盡此心源潔流清形端
表正如日月之照臨江河之潤澤有莫知其然而然
者則明公當有大造于蜀而孚遠亦或不無小補于
閩也三川夷情雖有未安但申布威信處寔得宜自
當馴服柔遠能邇古有明訓干戈之動萬非得已高
明以爲何如遠煩使者卽宜遣謝迺脩途不易且聞
問旣通彼此均愜敬附啓將候并布闊悰不盡覘縷
仰惟台照

答陸仲鶴撫臺

來教聖賢體用一源必有經濟中學術爲吾人隨處
體驗者旨哉言乎孚遠看來舍學術無有經濟外性
情無有學術一正百正一乖百乖捷於影響所以古
之君子必先存心養性更無他法第今之學者不談
空說玄而舉歸于無何有之鄉則標宗立旨而以爲
千聖不可易及察其心性之際猶或蔽于氣質障于
意見此學術之不明無惑乎經濟之無當也門下德
度最是冲夷好善最是真切宦履所至清貞慎密毫
無疎漏所謂體驗眞實而一正百正者舍門下其誰

望耶字遠雖衰老無聞竊願從賢者勉之矣大學述
一編略有苦心希賜裁正不具

答陳懷雲按院

承教時事人言總難歸一誠然誠然中朝議論非
疆吏所敢與聞門下指日還臺獻替當有在矣海壇
南日之開墾孰慮後患寨遊兵船星布海上誰能據
此荒土而抗我耶寺田若定變賣之令必輸價而授
之以田不輸不授豪強亦無可撓奪且價必減估人
自樂從昔車南豐變賣絕產銀三萬五千餘兩不二

年追完以削籍去事在人爲豈盡不可爲也大抵司
道諸君守故常而憚任事多爲此說然寺田查理暮
月尚未報完加稅充餉之議亦祇成畫餅耳高明權
之以爲何如守令諸君事蹟果真恐難姑恕是非予
奪只憑天理人情若不佞與門下心事則天日鑒之
矣王遊擊再以病告詞至苦切勢不可復留遂與洪
叅將竝題請補秦之代洪朱之代王鄧之代朱具
在疏內皆門下素所鑒識且春汛將臨不容稽緩故
直具稿奉會幸惟照原諸容嗣請不盡

又

僕之有小疏非得已也撫閩朞月止與門下會拏一
尤溪令其餘付之度外似若於休戚無關自台駕別
來因交際則訪之士夫因審詞則訪之百姓始於各
屬賢否漸得其實觸目激衷義不容以無言然先時
而舉則恐礙于門下復

命之彈劾後時而發則數月之內亦難遽有異同惟
乘此機會一行庶幾兩相照應疏中所謂與門下肝
膽靡有不同又云道實相濟心竝無私此可以對

君父者也周候官據所訪聞十不敢信一但以庫吏
侵銀一節略言其關防之疎且責令在任清楚錢糧
以圖後効僕於此苦心至矣舒同知之險戾王通判
之貪酷漳泉士民怨入骨髓勢不容復留於民上或
以爲三子竝江右恐於門下有嫌僕謂門下惟不聞
其詳耳聞則無有不惡而處之者况僕任其咎先發
其端門下亦有辭於鄉里設或不盡符合小疏所謂
大同小異義自無妨諸凡素承指教爲國爲民肺
肝如一竊自幸此來得遇知己豈有一毫形迹之嫌

耶小疏在十三日始發稿先奉覽計數日內尚可略
加參酌統惟台慈涵亮臨書不任惓惓

答蘇紫溪參政

明公以文章名天下曩歲司文兩浙私心殷殷嚮往
焉然未嘗得遂識荆之願亦未知明公於文章之外
其造詣人品爲何如也頃來七閩正切懷仰忽承翰
教自東粵道中見遺書中言言出自肺腑若以不佞
字遠有足與言者而重致接引且寓咨詢焉及閱解
醒一編洞徹性命之宗發先儒之所未發其格物之

說適與鄙意符契謬於大學述序中及之矣外示乾
坤大旨竝是精微字遠亦有易述數年尚未脫稿以
俟他時就正然今日吾儕所急在修不在解在道不
在文竊聞明公真篤沉潛語不輕發與世之藻績其
言而滅裂其行者霄壤不侔此尤字遠所爲傾注也
來教聞見之障甚於桎梏功名之害甚於爲寇誠然
誠然白沙先生有云斷除嗜欲想永徹天機障身在
萬物中心在萬物上願與門下交勉之而已別諭胡
大叅嘗言之道術淪喪風俗凌夷士類猖狂往往無

忘吾輩處此只有含容難與校量然得學明而教行此理隨處薰蒸透徹則庶幾乎其可挽回一二也易所謂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者此其道在我何如何如

簡鄧定宇少宰

往歲先慈之葬乞誌銘于陽和年兄及先君之捐館也孚遠念所嚮往願乞一言以信將來者惟在有道門下顧山中每事艱難欲遣舍弟走金陵而又不果因循至今竊慚平生涼德薄命不孝之罪無以自贖

猶幸夙緣締知有道尚藉名筆垂之不朽卽幽明生死世世之幸門下能無憐而許我乎大學述一編復訂格物之說敬以請正鄙意以爲神明之地必不累於一物而後可以合道格致誠正與戒懼慎獨克復敬恕斷無殊旨高明以爲何如邇來道養日愈深粹視我衰老逐逐塵紛奚帝霄壤然必不忍以形迹疎密之間而忘其所爲期許規誨之道也不勝懸切統惟照亮

簡萬思默年兄

吾兄道養完粹悟處想益融徹平生所蒙指教斂約潛下之旨邇實見得意味深長學者千病百痛只爲浮氣收斂不下然非實用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功夫則強爲收斂亦不可得弟年及六旬於此稍知有用力處重訂大學述格物之說蓋自吾所及者言之也望兄高明細加裁正爲幸巡撫責任頗鉅事務頗繁以弟迂遲應答不暇東倭情形叵測春汛方有可虞若其果來尤費區區兄得無念我乎見羅兄曾止郊外禪寺晤對幾番今往漳南欲以莫春過武夷亦尚未定也兄何時來遊武夷示以的期當遣候于境上諸不盡所欲言

簡鄒南臯文

老丈自起用而來進退無恒周南久滯今又乞身林壑此其故難言也語稱明良相遇千載爲難所以古今儒賢往往擯落而不見用世道隆污生民休戚恒係於此然吾儕處此惟有不怨不尤下學上達以爲師法想有道當自得之海內學士之談無慮數變標宗立旨各以相雄若真知孔門下學心法朴實頭做

去不論動靜閒忙窮通出處一真一切滋味自是深
長功夫自是無盡者也乎遠年且老矣謬膺艱鉅夙
夜兢兢未知其所稅止第平生既已志於此學盤根
錯節正吾所磨礪之地鞠躬盡瘁竊以自盟門下又
將何以謂我羽便勒此布訊不盡懸仰統惟照存

簡鄧潛谷丈

莫春閱報知老丈被 新命晉史館爲 國爲道喜
幸不勝入閩以來諸務倥偬未遑遣候想道駕亦不
輕出當有辭疏以俟 再命山川阻隔消息杳然殊

切懸耿儒者恒言以出處卜事業文在今日最爲緊
要如精神完聚曾次灑落卽應 命入朝與公卿庶
僚共究道德之蘊經濟之謨此正蒼生所望不必固
戀丘壑如靜處日久不耐塵紛量鑿正袖恐猶未合
則高臥黎川藏器以待亦不負平生所學程正叔邵
堯夫吳康齋陳白沙三四公或出或處軌轍可鑒也
區區之私愛丈無已伏惟裁之乎遠與丈夙有期約
欲合并歲月卒業此道今計從者入閩千里而近乎
遠節鎮於此可以爲東道主人彼此相知亦無形迹

可避儻肯許我當肅使奉迎姑以三月爲期庶盡切磋之義失此機會後恐難期幸惟念之大學述一編曩嘗請正蒙賜評騭邇年山居悟得格物之說殊異前旨茲刻閩中再以呈教不敢必賢者之取亦不敢必賢者之不取盡掃知見切身反觀洞然不迷照我肝肺則鄙拙之願也茲因益府遣問馳一介之使與西便問顯令走候請教統祈鑒入

簡諸敬陽丈

都門聚首長途聯駕馬僕於老丈亦奇逢也高明磊落之襟慷慨正直之論振我衰拙爲益良多別來不覺又匝歲矣僕勞神焦思於案牘酬應之際靡有寧息而丈方高臥衡門完養心性此間忙霄壤也顧季時薛以身又皆還里丈可謂西南得朋諸兄竝一時名彥然正好致力于聖賢之學世間紛紛勞攘總病于不學而無術不逞聞見不爭伎倆只不爲血氣所使語默動靜一由天則方爲儒者真實學問幸丈留神宇宙內事終須有人負荷擔當顧豫養不可不至也書刻奉覽統希亮存

答厲從訓

從訓令宜黃未幾遂有新喻之調賢傑施爲如處囊
脫穎風采立見當塗之人求才若渴因酌量繁簡而
移易其間亦事勢然也吏治臧否民生休戚全係一
令今得其人百里蒼赤真如付託於慈母之手然而
人才實難從訓才識精神吾知其綽有餘裕又來教
所云清苦少欲寧缺養父母母得罪小民者此語出
自肝鬲本末可謂兼之矣不佞獨願從訓從清苦少
欲處凝養此心常令冲虛慎密無有一毫英氣發露

則政理日益精明人情日益孚信新喻不難於宜黃
且平生大業其根基在此勉旃勉旃不佞撫閩朞月
慙無寸補願一念不敢不盡遠承惠問勒此復謝拙
稿併奉覽不宣

復董澍翁老師

伏承惠教纍纍數千言老師之神思可謂太勞而留
念弟子亦太厚矣吾師以頽暮之齡受非常之侮不
肖乎遠辱在門牆素蒙知遇而不爲攘臂號呼其問
者非人情也師何以憐之深而與之過耶第世間萬

事總是無常升沉進退得失去來如晦明寒暑之相
尋無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其見此明審也日中
則昃月盈則虧苟爲處盈而中虧昃必有所不免聖
賢於此亦以爲常然而順之寵辱不能驚哀樂不能
入是其所以異於恒人者也有人或謂吾師高年履此
蹇厄又數十載拮据創造之艱所爲貽厥孫謀者若
不忍親見其損缺嗟乎百年之前吾身且不知所自
來百年之後吾身且不知其所從去而何有於身外
之一物其亦何全何缺何少何多耶川竭而谷盈丘

夷而淵實我之所失人之所以得未爲不可而况以富
貴豢養之子孫投之艱難困苦之景象使其動心忍
性增益不能又所謂生於憂患禍兮福所伏者也師
之高明洞然於此豈得絲毫芥蒂如恒情所云耶洪
水滔天此振古災變而大禹惟行所無事卒收平成
之功秦漢之間宇內鼎沸而張子房從容佐沛公定
帝業又旋從赤松子遊委功名于何有古之聖賢豪
傑施爲作用類如此師豈難取法之耶弟子非敢爲
是迂闊之談實以老師今日全在自處有道完其天

和以躋上壽其諸訟事紛紛一聽令孫處置與有司
斷決可矣承師至愛至教故敢盡吐其狂愚統惟尊
慈亮答幸甚

答董伯念

承來札備悉邇時受厄于鄉里之狀先是青芝居艱
有查處產業之意惜乎老師不從時當從容操縱在
我乃易爲力若在今日真無善策矣執吝不可捨捐
不得拂拒固難隨順亦難於此鎮定含忍委曲調停
於上下之際得失去留一絲不掛而又斟之酌之權

之衡之盡其在我聽其在人方是經濟學術青芝能
之乎孟子謂生於憂患而易以困爲德之辨動忍增
益正在此時願青芝毋忽也令祖老師高年遇厄情
極難堪青芝蚤晚宜爲多方溫存勸慰且若青芝處
患難而不懾捐貲產而不憂則人品超於尋常萬萬
老師高明洞達亦有不以此易彼者矣青芝力自砥
礪以上慰祖翁與尊堂而下勉誨其諸弟戒飭其童
僕轉危爲安轉禍爲福豪傑聖賢之事也念之念之

簡朱太復

入閩後知榮遷比部又知請告而歸甚慰鄙念離海邦而憩故里釋吏冗而就閒居祥麟瑞鳳得其所止怡曠可知也緬想天才警異超卓人羣無理不究無藝不精罕見儔匹今其歸也將無凝神定慮而求其所謂一以貫之者乎挾策亡羊以珠彈雀古人可謂善譬心虛則腹實志弱則骨強惟虛與弱爲近道惟實而強可完生亦可以長嗣續願惟加愛不佞迂儒謬肩重負勞心焦思出于事勢所不得已然竊深厭苦之儻微瓦全一日還茗溪之上與吾文握手論

心則甚幸也拙稿數種求正不盡惓惓

簡朱文寧

文寧元有晦養山中不輕仕之意適以承重接制家居若天就之也日來動靜如何潯爲市廛且當衢路亟須抽身他處潛修一二載可遂初心內之體究性命之學外之討論當世之務所宜汲汲皇皇日月如流轉眼間又當服闋矣文寧念之不佞入閩半載經略粗有端緒顧責効爲難海上適幸無虞將來殊未可料看地方氣運何如耳夙興夜寐不敢一息怠遑

以上負 朝廷下負知己此則可自諒者家僮歸便
勒此布聞大學述正俗編併奉覽諸惟照入不盡

簡吳行之

行之今歲藏修何地與何友相偕以行之天性澹然
有壁立萬仞之志加之學問磨礱不患不到聖賢地
位也不佞雖已衰遲兼苦公務應酬不暇然時刻不
忘檢點邇來精神頗覺凝聚重訂大學述一編卽向
與諸友面論之旨格物一着在行之似甚輕省無難
抑先儒有之纔有所向便是欲纔有所見便是妄只

耽好清閒厭薄世事亦非真性流行不可不察也吾
鄉孝廉一輩惟見行之爲麟鳳宇宙事業期待不小
勉旃勉旃正俗編時義併奉覽不具

與張惟誠

頃得書甚慰鄙念惟誠同陸生北上了入監一事請
假讀書離却塵紛專心學業是濟河焚舟之計也來
教備倭種種擘畫具切事情惟誠他日經濟可見於
此閩中兵防諸務前已具題方在整理顧凡事難以
卒就非有歲月之功不可至於振刷吏治匡正民俗

其力尤難入閩以來孜孜汲汲未有一時之暇此惟
可對知己道也新刻大學述一編卽連歲與諸賢講
究之說惟誠可仔細理會來札所云當游思時一刀
兩斷闇然沉默正是工夫但無游思纏擾卽作止語
默當然而然無非是學原不落喜靜厭動窠臼也此
中要得千磨百鍊打成一片方是止至善路頭惟誠
勉之

卷之三
大學述

內閣
書

